皇明書

皇明書序

皇明書者盱江鄧徵君元錫所著也叅知錢公購得且命梓適覲

聖壽行以屬叅知黄公黄公方以叅知董湖西巡事各蠲俸為倡於是吉郡守吳公賢允

邑諸長令咸輸俸佐剞劂既訖工授簡山中屬予序予讀其書咨咨有感焉曩秪役史局時大學士陳公奏言　國家治隆化洽餘二百年而正史不作無以彰懿垂範請　詔儒臣開局纂

脩宣昭一代典謨文獻之盛亦
足斧藻皇猷恢張聖化　上報
可業已發金匱石室之藏令四
方各以其軼書進諸儒臣方蒐
羅證辨屬事摛辭業有緒會有
所柅格輙　詔罷乃徵君栖衡

門矻矻焉躭其獨力以獵以隱卒就茲編雖未及杼柚經緯要亦能攷覽　國故參以野史家乘後有脩司馬班氏之業者亦足爲之倪矣夫豈合營不如獨匠承　詔不如與心嗟乎茲乎

所爲惋嘆也徵君少魁薦江右不仕已而徵拜待詔又不赴獨下帷兀兀發藏篋殉業者若而年故得以其全力纂組成文託遺編以不朽嘻亦偉矣然徵君非獨文士嘗稟學先大父所尌

自飭左繩右矩毅然有盧楨薛方士之風昔有手其詩示李于鱗者于鱗嘉賞甚屬曰勉自砥行彌若詩蓋自古人以文重文亦以人重徵君之於史殆所謂交相重者與

萬曆丙午八月既望安成鄒德

溥汝光甫撰

皇明書目錄

世宗肅皇帝

卷之十一

后妃內紀

孝慈高皇后

仁孝文皇后

孝誠昭皇后

恭讓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

孝莊睿皇后

孝肅太后

卷之十二

外戚傳

卷之十三
宦官傳

卷之十四
臣謨

蹇義

卷之十五

臣謨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解縉

金幼孜　胡廣　黃淮

卷之十六

臣謨

于謙　高穀　李賢　岳正

呂原　彭時　商輅　劉定之

劉珝

卷之二十

名臣

耿九疇　軒輗　魯穆　年富

柴車　林聰　陳俊　陸瑜

卷之二十一

名臣

林鶚　葉盛　韓雍　陳敬宗

吳訥　魏驥　劉鉉　周忱

羅簡　陳鎰　趙榮　李時勉

陳祚　劉球　章綸　楊瑄

練綱　鄺埜　李秉　崔恭

卷之二十二

名臣

姚夔　項忠　余子俊　程信

朱英　鄒廷瓚　夏寅　曾翬

高明　陶魯　陳琦　張寧

陳音　鄒智　馬文升　彭韶

卷之二十三

名臣

何喬新　倪岳　韓文　周經

戴珊　張敷華　傅瀚　秦紘

楊守陳　吳寬　儲瓘　謝鐸

王思　舒芬　黄鞏

卷之二十六

名臣

胡世寧　李承勛　毛澄　梁材

吳廷舉　馬卿　楊廉　何孟春

吳一鵬　毛伯溫　周金　聞淵

歐陽鐸　王學夔　丁湛

卷之二十七

名臣

劉玉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忠節

王禕　許瑗　孫炎　胡大海

花雲　趙德勝　魏輝祖　方孝孺

鐵鉉　齊泰　陳迪　黃觀

練子寧　景清　卓敬　王叔英

周是修　黃鉞　曾鳳韶　楊殷

卷之三十二

忠節

王良　劉璟　顏伯瑋　陳思賢

龍鐔　胡閏　王璡　龔翊

卷之三十五

理學

卷之四十一

孝行

鄭氏　王性德　吳駒　康綬

李阜　林彥愈　應昌　張頎

易鑑　傅琦　鮑允亨　秦鏜

錢清　鄒忠　洪仕　劉迵

義行

李疑　杜環　楊達卿　汪灌

章祀　周縡　王性之　楊恒

鄭采　劉髦　張景常　羅慶同

王效逾　劉僕

貨殖

錢氏　　六烈女

張氏　　高氏

劉氏　　王氏

孝子妻張氏　　楊宋妻康氏

張氏　　烈女輝

鄧烈婦　　成世華妻楊氏

范節婦　　華世禎妻張氏

謝節婦周氏　　方淑人張氏

梁節婦劉氏　　俞暉妻楊氏

姚棈揮妻朱氏　　樂景文妻歐陽氏

周節婦　　　　歙中七烈

皇明書目録終

皇明書卷之一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太祖高皇帝帝典

高祖皇帝先世江東句容人也諱元章

皇大父熈祖始渡淮家泗州所謂初一公也

皇考仁祖淳皇帝諱世珍與

陳太后始遷濠州太平鄉　陳太后娠時夢天神餽

之藥燁有光吞之戊辰元文宗天曆元年秋九月丁丑日

昳時　上生産室中煌光燭天元至正甲申生十

有七年矣歳大疫　仁祖　陳太后及仲兄具中疫

卒　上託迹皇覺寺以居適大饑寺衆散禀莫能自存而居多神異爲天神所表胡元以朔狄御中國八傳至順帝益怠德爲淫荒天告不饗於是汝潁蘄黃徐宿紅巾盜大起郡縣莫能制亂瘼矣而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州元將徹里不花者來攻濠憚慴不敢前而掠良民以絳帛繫其首獻爲俘民莫必其命於是　上禱於寺伽藍卜所爲自全者卜逃不許卜守舊不許卜倡義許之　上衷內自難更卜珓忽躍自豎異之往詣濠濠卒欲賊之郭帥異其狀貌釋與語契得親用以所字故人

女妻焉則　孝慈皇后也　上在濠側微甚業慨然有安天下生民之志濠豪傑中山王達旣寧王和等實首定魚水之契而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見其長者親禮之語竟日合意遂留掌書記預謨議賛軍

甲午（元順帝十四年）定滁州（郭帥稱滁陽王）安之欲定居　太祖曰滁陽一山城小舟楫不通商賈不行非形勝可居王默然已用　上畫取和陽撫定之王命　上總和陽兵諸將破和陽暴横多殺人城中良夫婦不相保　上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

妻女使其夫婦離散其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不者戮於是民夫婦皆相携而去民大悅

乙未夏渡江拔采石取太平路時群雄得城邑即肆剽方發采石時　上先令李善長爲榜諭戢軍入城即張之士卒貽愕莫敢犯而百姓按堵得耆儒李習陶安禮事之

丙申（元至正十六年）春　上帥師定集慶路（古金陵也）馮國用冠軍敗敵兵蔣山克之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有元失政海内紛擾

生民塗炭甚吾與師獨爲民除亂毋恐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能用之舊政有不便者以告吾與𨾏罷於是城中民大喜相慰籍以爲更生得民兵十數萬辟儒士孫炎楊憲等十數人用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定都焉葵元御史大夫福壽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戢士爲民患召至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法之巳乃戒毋焚掠毋殺戮而遣下鎮江丹陽遣兄子文正逆者儒泰從龍以來親迎之龍江與朝夕咨天下大慮每毋筆書㯃簡以相覆語巳輒滌去所籌畫秘後莫得聞也常呼爲

老先生不名當是時張士誠據平江有淮南浙西
爲僞吳徐壽輝陳友諒據九江并楚漢蜀江右爲
天完方國珍據浙陳友定在閩何真在廣李思齊
張良弼竊山西秦隴之地而殘元獨有河洛關陜
諸郡縣故都焉而元亂所自起本韓山童以燒香
惑衆子林兒據汴梁有山東秦隴爲小明王國號
宋滁陽王子興奉焉是歲滁陽王卒諸將奉　上
爲吳國公江南等處行省丞相總省事置河南行
樞密院以徐達湯和同僉院事置帳前總制親軍
指揮司以馮國用爲指揮使復置左右前後中五

翼元帥府總大軍時羣雄無慮以屠戮為雄長無

遠志而　上撫有江東所至戢士卒保民禮賢慨

慨然有汛清六合之象矣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春克常州狥長興今湖州長興縣擒偽吳將

立永興翼元帥府耿炳文為都元帥守之夏克寧

國宣城取江陰命分院判官艮守禦秋取徽州復

武康安吉皆湖州屬降元將置淮海翼元帥府命耿再

成守之取池州執天完偽將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

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

築隄防專掌水利令軍務實殷財用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功故命爾分巡爲營田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令農功得興大抵設官爲民非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飭館舍迎送奔走無益民反害之則非予付任之意張士誠寇江陰帥桑世傑戰死取嚴州夏友諒陷池州守將趙忠戰死立管領民兵萬戸府諭省臣曰天下兵爭今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簡拔編爲伍立民兵萬戸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還爲民民無坐食國皆練兵

庶幾古寓兵於農之意冬　上自將取浙東由寧
國道徽召儒士唐仲實姚璉等咨時務問民所病
苦聞前學正朱升名召問之升對曰高築墻廣積
粮緩稱王　上悅命預帷幄議軍令定婺州改婺
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
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日會食省中進講經史陳
治道卽令宗顯知寧越府諭之曰克敵以武安民
必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
新克婺民始甦當撫恤使民樂歸附則天下郡縣
必聞風親附矣召諸將徇浙東州郡未下者曰吾

毋聞諸將下城郡不妄殺輒喜不自勝蓋師行如烈火火烈則人必受殃爲將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之慶已亦蒙福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春定金華婺處諸州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內附以子關爲質　上曰昔人虞敵國之反覆也故歃血爲誓盟　已又有交質子則未信故也今誠信來歸當誠信而待之何以質爲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飾馬來獻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菽粟布帛他非所賴也謝不受金華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詩

上怒誅于市以絕進獻夏六月　上自金華還建康
下無爲州取衢處州初　上從容與韓國公善長
言漢有三傑佐高帝定天下以吾觀之徐達足可當韓
信公自料於蕭張之事可得兼乎對曰臣何敢乃
望于房獨轉移兵餉差蕭何可勉耳　上因問今
世士當孰爲可擬良者對曰臣竊聞金華宋濂賢
知象緯傳學　上莞然曰以吾所聞尚不如青田
劉基及是胡大海爲上言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
基若濂之賢卽遣使以書幣往聘至建康入見
上喜甚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從容咨訪命有司

創禮賢館處四人其中左司郎中陶安入見　上問曰夫四人者才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基學問不及濂治民不如章溢葉琛　上大喜未幾命濂提舉江南學校遣世子受經溢琛主營田而基留帷幄預機密謀議　上定天下本達筈長與基力也而宋學士濂以文學爲明儒宗時李文忠薦諸儒有聲望者王褘許元黃天錫皆徵用

庚子（元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元福建福寧州來歸夏陳友諒攻陷太平守將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友諒弒其主徐壽輝稱帝犯建康　上自將大敗之龍江進

復太平　友諒沔陽漁家子也爲縣吏不樂棄去
會徐壽煇倪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
椽未幾爲之將遂襲殺文俊併其軍稱平章天完
主壽煇不能制巳襲壽煇殺其左右居之於江州
及是犯太平挾壽煇以行太平陷急僭竊使人殺
壽煇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帝國號漢率舟
師東下陰結僞吳張士誠爲掎角入寇羣議欲先
復太平以拴賊毋令虜深入　上曰不可太平吾
新所築壘也是濠隍峻深彼獨乘巨漲乘城乃克
之今逆流仰攻寇舟師十倍猝不可拔非計也或

勸必親征先薄震疊之　上曰不可建康吾根本地敵以偏師綴我而舟師順流趨建康不半日至矣吾步騎亟回數百里趨戰腹背受敵此兵法大忌也指揮康茂才與友諒有故使客書約降爲內應紿告以虛實令悉兵以來於是茂才遣其家老閽舊常識友諒者齎書往友諒乃大喜飲食之問康公安在曰今守江東橋問何橋曰木橋也厚賜遣還謂之曰歸語康公吾卽至呼老康爲號應矣閽者歸以告　上曰虜入吾彀中矣宵徹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而橋成於是命馮勝常遇春等

帳前五翼軍軍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楊璟軍大勝港張德勝朱虎軍龍江關伏而待待赤幟舉卽敵至黃幟舉而奮　上親總師於盧龍山登望之令吏士立黃旗於山右偃而待是日友諒果引舟師來直抵大勝港遏楊璟兵不得入徑薄江東橋見橋乃鐵石連呼老康老康無應者始覺閙者之誑則大驚卽擁衆向龍江驅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酷暑　上衣紫茸衣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徹蓋親暴烈日中士氣咸奮　上曰天且雨諸軍且蓐食以待當乘雨乃擊時天無雲衆眙愕莫

信巳忽風雲起西北頃之雨大注赤幟舉　上下
令拔柵士奮前拔柵友諒自麾軍來戰戰而鼓鼓
震而黃幟舉諸覆並輳內外夾擊友諒軍大潰走
舟適潮退舟膠淺殺溺死無筭友諒乘別舸脫走
獲巨艦百餘艘諸將追擊至蕪湖捷至采石連戰
又大捷遂進復太平方遣康茂才致師時李善長
怖爭之曰今敵鋒銳甚方以其來爲憂柰何致之
上曰今二虜未合故誘致令百里而趨戰吾覆而待可
破也此虜破則東寇膽落矣釋今不擊脫令二虜
者得合勢豈易支哉時不可失第觀之善長謝不

及六月取信州爲廣信府以胡大海子德濟爲行樞密同僉守之饒州來歸故徐壽輝將鄱陽院判于光擊走僞漢以城降命鄧愈往鎮之克安慶命僉院俞伯仲守之友諒將破安慶伯仲走還龍江

上怒曰主將不能堅守城陷遠遁將誰與守命誅之常遇春以伯仲爲渡江勳舊請曲赦　上曰法不肅無以警後賜弓弦令自盡擢其弟庸僉行樞密院事

辛丑（元至正廿一年）春泗州來歸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建昌來

歸偽漢將明道冦廣信守將胡德濟求援於父大海大海率師夾擊賊破之擒明道及宣慰王漢二以俘獻　上釋不殺仍授官王溥者友諒建昌守也漢二兄命漢二招溥溥來歸秋八月　上親征偽漢圍安慶不擊乘虛擣江州克之友諒遁武昌拔蘄黃興國州旋師攻安慶下之　上怒友諒悖逆督諸將率舟師乘風遡流　上至安慶陳陸兵疑之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水寨大破之攻城自旦至暮不拔劉基請徑擣江州從其策遂悉師西上會長風過小孤徑抵江距江州五里

邏卒見以告友諒始知之以爲神兵自天而下也倉皇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克江州而諸州郡畢降僞漢江西行省胡廷瑞以南昌來歸諸郡縣皆下　上使招諭江西廷瑞遣部將鄭仁傑來約降多求請　上難之劉基蹋胡床上悟賜書慰諭之曰足下有效順之機此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他將此過慮也吾起兵十年于茲矣奇才英士常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來委身者此其意欲立功名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推赤心待之隨其才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

則隆之以爵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哉陳氏諸將趙會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事竟何成吾所獲長張粱鉉彭指揮諸人吾皆用之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所間而諸人功績茂著並膺厚賞夫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幸足下早計於是袁瑞臨江吉安撫州皆下

壬寅元至正廿二年春正月　上幸南昌命江西行中書省參知鄧愈鎮南昌大將軍徐達率隮將攻武昌

金華苗軍叛參政大海死之處州苗將叛院判耿再

戍總制炎死之夏江西降將叛據南昌知府葉琛
死之大將軍達討平之命都督朱文正同鄧愈留
鎮冬安豐來歸安豐人曹良臣爲衆所推聚兵立
柵用自保聞 上威德遂自歸 上謂其可觀望
而不覲望命爲江淮行省叅政
癸卯元至正廿三年春正月明玉珍稱帝於成都夏四月
僞漢友諒圍南昌秋七月 上督舟師救南昌次
湖口友諒解圍出鄱陽湖逆我師合戰康郎山八
月友諒殪 上班師時吳漢並起 上召羣臣定
攻取之畫問何先羣臣言吳數數窺淮東而友諒

新敗去未敢來又蘇吳近且饒請先吳誠意伯基
曰張士誠自守虜耳勢雖強不害友諒居上流旦
發夕至猝難爲備也且名號不正所宜先陳氏滅
張氏不足定矣　上曰善會張士誠遣將圍安豐
上自將救安豐因遂爭廬州而友諒作太艦悉所有
兵號六十萬空國來攻南昌夏四月乘江漲抵城
下銳甚用雲梯百道日夜進攻之撫州門城壞三
十餘丈朱文正鄧愈督諸將且戰且築城壞復完
友諒盡權術以攻而城中隨方且應之院判李繼
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皆戰死而友諒健鬭將殞

殪亦相當五月友諒分兵攻陷臨江吉安以所獲守將徇城下文正等不爲動六月趙德勝中弩矢重傷死城中氣奪而大師及士誠戰廬州未決援不至文正大憂之乃遣千戶張子明赴建業告急而詐遣軍士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營約期日出降緩其攻而防守益設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張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小水關月圍出夜行晝止半月達石頭上問友諒兵若何對曰不遺餘力矣兵雖盛而戰鬬死者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而師久乏

糧援兵至必破矣　上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謂之曰若能誘城降非直不死且富貴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張大舍也已見　主上命諸公堅守大軍至矣友諒怒攢槊刺殺之文正等聞之守益堅七月　上命諸將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泝江上次湖口時南昌圍不解者八十有餘日矣友諒聞　上來而城終不下乃解圍出鄱陽湖以逆師是月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合戰上分舟師爲二十屯犄角以應敵徐達常遇春戰

疾力敗其前軍復乘風縱火焚寇舟三十餘艘軍大
振友諒次日驍將張定邊前犯　上舟　上舟適
膠淺沙賊圍迫幾殆親兵總制韓成曰事急矣古
人有殺其身而成君者臣何敢辭遂服　上袍冕
對賊衆赴水中賊衆歡呼萬歲戰遂懈而常遇春
從旁舟射定邊中之俞通海舟驟進水湧起　上
舟遂得脫是夕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約束
俶戰遣大將軍達還守建康時友諒悉巨舟連環
爲陣旌旗樓櫓望如山我師舟小前仰攻輒却斬
隊長而下莫能振郭興趣進曰舟大小不敵非人

不用命也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矣於是分調諸將載蘆荻置火藥其中至晡東北風作縱火焚其艦砲𥕮大作波濤起立飛火照百里天水色盡赤敵焚溺死者數萬人又明日廖永忠俞通海等故狎水以陸小舟深入前搏敵敵聯大艦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也意以爲陷沒方懊惜有頃六舟飄颻而出繞敵舟如游龍我師見之氣益倍合戰愈益力敵復大敗友諒欲退保鞋山我師先至壁子口絕湖扼其歸友諒不得出於是戰湖口五日夜不解俞通海曰湖水淺舟易膠難廻旋不如

入江入江據上流敵舟入即成擒矣劉基亦密言
於　上請移師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八月八日
舟入江據南湖嘴水陸列營柵而江南北岸畢豫
火舟火筏於其中戒嚴竢敵舟不敢出糧且盡乃
繞下流欲突焚奔江南　上麾諸軍前擊以火舟
筏橫衝之戰疾力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降其衆五萬張定邊夜以小舟載友
諒屍及子理奔武昌立理爲帝時群雄竊據者惟
友諒最狡鷙又地廣兵勁而是役戰苦力　上阽
危者數矣賴計豫將力而定友諒死而後　上喜

可知也曰此此虜平天下不足慮矣九月　上振旅還京師告廟飲至論功賞有差初　上援安豐劉基諫　上毋輕出不聽及圍廬州三月不下閙偽漢圍南昌不克救謂諸將曰悔甚爲一廬州而失江西及友諒敗死　上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出京城虛順流下擣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幸已基對曰臣乃知天命之有歸也

甲辰元至正廿四年春正月　上即王位建國吳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

章政事諭善長等曰建國必先正綱紀元氏昏亂主荒臣專威福下移故政不行而亂公等當鑒其失協心畢力成功業毋苟取充位已也二月上親征武昌陳理降詔發粟賑武昌民先是陳理立上即自將至武昌於四門立柵圍之於江濱聯寨防絶其出入命常遇春督部將守之久不下既即位復親視師督諸將攻之奪高冠山俯瞰城僞將撥張率潭岳兵來援擊之復擒其僞相張必先上遣降將諭理與張定邊諸將降立湖廣行中書省楊璟叅知政事夏四月建忠臣祠于鄱湖之康郎

山祀湖戰死義者三十有六人有司歲時祭韓成位第一錄成子觀爲散騎舍人建祠南昌祀城守死事者凡十有四人秋九月平江陵徐達楊璟等降之改江陵爲荊州府冬圍贛州克衡州

乙巳元至正廿五年春贛州平時僞將熊天瑞據贛州未下總兵俞遇春攻圍之 上遣左司郎中汪廣洋往參軍諭遇春等言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然何能久哉但恐破城多殺傷可念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可爲國家用二可爲未附者勸曩鄱陽湖之戰友諒敗戕降兵至今爲我用縱逃者亦

終我民苟得郡無民何益遇春乃浚濠立柵圍之
天瑞力不支乃降南安雄韶諸郡皆降師還　上
褒諭遇春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
能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也
予甚嘉將軍廣宣威德保生靈予深有賴焉取寶
慶路左丞相達遣將胡海克之靖州軍民安撫司
及諸長官司皆來降大閱士謂起居注詹同曰兵
不貴多而貴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
故閱之冀精銳用也夏取襄陽安陸以鄧愈爲湖
廣行省平章鎮襄陽冬克淮安

丙午元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　上自將征吳下禁種秫令曰自自創業江左十二年軍國費皆科徵於民吾民效順輸賦然竭力畝畝所入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糜費米麥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令農民今歲其毋種秫克高郵夏下淮安取濠州進克安豐濠自郭子興趙均用失守後屢爲盜所據已張士誠又據之　上曰濠吾家鄉失之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命韓政攻下之進拔安豐獲將元將兵來援破走之　上幸濠省陵墓宴諸父老徐宿來歸元

守將陸聚見淮東西平遂來歸命參江淮行省政
守徐求遺書平章永安卒于軍葵廖楚國公左相
國達爲大將軍平章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僞吳
上命之曰自大亂來友諒士誠各據地千里聚淵藪爲
寇攘今友諒敗滅姑蘇尚存命卿等往討宜飭吏
士毋肆掠擄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
士誠母葵姑蘇城外勿侵毀羣帥務輯睦以效功
勿縱左右凌軍士凡爲將必資士卒以成功必善
撫之嗚呼克敵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以廣恩爲
務卿必勉之達等頓首受命士誠泰州白駒場人

爲鹽塲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以鬻私鹽爲奸利頗輕財好施得衆心因亂聚衆陷泰州據高郵元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城垂破元主信讒謫脫脫遠之北師大潰士誠陷平江松江常州湖州諸路遂強　上既下金陵與連壤命徐達圍常州士德率衆數十萬來援達迎擊擒之　上大喜曰士德士誠謀主其人智勇今被擒張氏成敗定矣華雲龍王弼等復敗士信兵于舊館擒將士誠誘我新附軍來戰達被圍牛塘急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夾擊大破之遂克常州耿炳文進克長興立翼

元帥府炳文爲都元帥守之平章遇春將兵擊江陰士誠將據秦望山以拒師院判趙繼祖乘風雨奪其山遂克城　上以江陰與姑蘇密邇控大江實東南要衝擢分院判吳良及弟禎增兵守焉時士誠既數爲我師所窘攻嘉興杭州又爲苗師所敗氣大沮乃請降于元元江浙行省相達識帖木兒奉其降承制授士誠大尉而城池甲兵錢穀士誠得自擅如故苗師者潮廣苗夷也江淮亂元兵屢敗議者以爲調苗兵可靖至累破士誠而帥楊完者至左丞然苗性貪好殺所過抄掠士誠既降

元欲圖之完者兵困敗自殺士誠益無所憚遂據杭嘉興紹興與我師相尋於戰爭徐達率師攻宜興久不下　上聞城東通大湖口餉道必由命達扼大湖斷餉道而急攻城遂拔士誠攻江陰衆甚威守將吳良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命弟禎整兵軍北門而命將備東門敵攻東門馳出擊大敗之敵宵遁士誠兵來援良從間道扼無錫之三山殲焉自是敵奪氣不敢犯江陰其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　上召良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甚大賜良馬珠玉不足旌

其能命儒臣爲詩文美之已士誠遣將冦長興衆
十餘萬城中兵僅僅七千而諸將三路來援兵遇
冦刼營皆潰走冦結九寨環之爲樓車瞰城中運
土石填濠放大船燒水關守將耿炳文於城中晝
夜敵月餘內外不相聞　上亟遣平章遇春將往
援擊破之俘斬五千餘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
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金伍
指巖築一城扼之不旬日而樓櫓濠柵畢備士誠
將二十萬圍城不可拔乃引去無何復遣將率衆
二十萬犇圍之文忠馳赴鬬之守將以衆寡不敵

請少避文忠曰何避即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下出陣後衝中堅因督衆乘之呼聲震天地以一當百斬首數萬復追擊燔其營士誠自此不敢窺諸暨而湯和守常州十年防禦禦周寇來輒破走於是諸暨常州江陰長興氣勢相羅絡屹然建業東屏翰矣當是時士誠縱其弟士信士德左丞史椿委政於弟士信士信惟務酒色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者謀國皆諂佞小人政亂而徐達克淮安泰州高郵壞盜閼而吳危平章遇春克湖州嘉興都督文忠平杭州進克紹興路相國達會諸將進

逼姑蘇平章俞通海取太倉州十二月小明王殂
小明王者欒城人韓林兒也自祖父以白蓮會燒
香惑衆父山童倡言天下當彌勒佛生明王出世
河南江淮人金信之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
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黒牛誓告天約同起兵以
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山童誅之子林兒逃武安
其徒劉福通者有知計黨盛不可制遂反陷頴汝
寧光息州衆十萬李二號芝蔴李據徐州徐壽輝
陷蘄黃州路皆以紅巾爲號相與尊林兒曰小明
王明王言明王當御世也已福通陷汴梁迎林兒

都之稱帝國號宋遣將四畧地白不信等趨關中破秦隴關先生等趨山西破晉冀轉畧上都至遼陽毛貴田豐等據山東破河間直沽薊州直逼元都勢大振　上之起濠梁也沿滁陽王郭子興諸行師稱制率用宋龍鳳紀年而小明王朝無紀律惟屠戮焚掠爲元將察帖罕木兒所破自亳走安豐已徙汴兵敗復還安豐士誠陷安豐走建康上終陏䘏推奉爲吳王猶以龍鳳紀年凡用人行政見牒文者曰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以爲常至是殂而滁陽王又先死乃定以明年爲吳元年立

宗廟社稷建宮闕丁未吳元年春立子標為王世
子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謂中書省臣曰予㝡
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又因
於兵革心惻然念之觸熱者思清冒寒者思溫太
平應天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百供億先勞之
宜量免租稅甦民力又嘆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
出戰歸得一食甚粗糲茸之心今未嘗忘吾民困
居田野所業有限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
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鎮江等處租賦一年定文
武取士之法先是命有司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

通曉天文若兼通書律者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其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于文臣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兪舉此三代治化所以隆也茲欲稽古定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才其文與察之言行觀其德考之經術觀其業試之書筴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觀其政其武舉先試謀畧次武藝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貢京師其科目及

第出身各有差夏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士朱升爲侍講學士知制誥六月不雨　上曰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徃宮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大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爲之懼煩擾民也既而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苗稼焦損必多食奚能甘得民心則得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已誠於愛民庶可荅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相國李善長率諸臣勸進不許黜中書叅議李飲水楊希聖　相國李善長劾二人

天權不由執政命黜之平姑蘇得張士誠士誠雖經死相國達會諸將進逼姑蘇士誠力拒戰尹山橋敗之又敗于鮎魚口進圍城命諸將分門而軍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擊之礮着物無不糜碎礮風着人人皆死城中震恐士誠屢出兵挑戰皆敗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嘗遣至士誠所爲邏卒所獲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來獲彼此所遺書知城中困乏乃縋

督兵攻破之九月執士誠及其官屬將校士卒凡二十餘萬幷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送建康還師取無錫州南通州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　上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　上以書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上召諸將於戟門敕褒諭封右相國善長爲宣國公左相國逵爲信國公平章遇春爲鄂國公餘進爵賜金帛有差秋叅知政事張杲誅語具誠意伯事中冬獲方國珍浙東平初方國珍反海上有溫台慶元三郡　上下婺州遣使招諭之國珍與其下謀曰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江

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恐不能與抗況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遂遣使奉書幣以台慶元三郡內附以子關爲質　上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以金玉寶馬來獻　上謝不受然國珍不奉正朔而中貳詰之云需杭城下即納地及克杭州猶據境自若上知其心持兩端以士誠在置之及是漢吳平遣御史大夫和率諸衛軍討之　上諭和曰奉詞討罪毋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是吾願也和等兵至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弟國瑛守台引舟師乘潮

夜入曹娥江夾壩通道至盤嶼來助戰大敗還台
州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帥師下天台進攻台國
瑛拒戰敗乘城守士無鬬志而城潰國瑛度不能
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奔黃巖亮祖攻溫州國珍子
明善拒戰敗亦挈妻子遁　上命廖永忠率師自海
道會和等捕之和復遣招諭國珍度力屈乃率昆
弟子侄詣軍降浙東平　上以東南畧定乃命信
國公達充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爲副率甲士
二十萬定中原　上召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
平禍亂安民者也今士卒苦兵乆朕念之怛然傷

于心獨中原民瘼天監在茲朕不敢自怠故命爾等帥大師廓清中原拯民艱苦諸將非不徤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莫如副將軍但患其輕敵凡臨大敵遇春前當之又不敵與叅將馮宗異分左右翼薄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他孤城小敵但遣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以成功達專居中軍制勝毋輕動嗚呼將者三軍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嘗與

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皆其威不立而勢輕也
汝其愼之達等頓首受命又馳檄諭齊魯燕趙秦
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
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
下治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
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天授然達人志士尚
有冠裳倒置之嘆況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
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
幼之倫瀆亂甚矣乃今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人事致然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豈不信哉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當降生聖人恢復中華立綱陳紀以濟世安民一紀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就胡虜禽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反爲生民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矣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空閩越漢沔湖湘兩淮徐邳皆入

汲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
執矢注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奉天成命罔敢
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塗炭復漢官威
儀慮人民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彌甚故
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犯歸
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蓋我中國
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同生
天地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與中夏人撫養無
異命征南將軍廷瑞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

無爲等衛軍取福建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事吾數年忠誠無過故命汝掛將印總兵命文徽副汝命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二人吾親臣勿以此故廢法征戰賞罰一以軍法從事汝往當攻閩中必知其地里險易令總兵軍必擇利便進退無失機命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荆川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冬定百官禮儀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俱尚左改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命中書省定律令　上以唐宋來皆以成律斷獄惟元不師

古取一時所行事爲條格行之吏恣爲奸命左相
國善長叅知政事傅瓛楊憲太史令劉基翰林學
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
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
更得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
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日條上吾與面酌
訂庶可爲久遠法頒戊申曆劉基及大史院屬所
定大將軍達下沂嶧青州進攻益都路狥東平東
阿遂定濟南山東平征南將軍廷瑞度杉關下邵
武建陽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下福州會行省副使

章溢入朝　上問之溢對曰我師水陸並入當必勝然閩中尤熟李文忠咸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入取建寧則萬全必克矣　上立命文忠出師如溢言

大明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先是李善長率文武羣臣表勸進　上曰吾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等頓首復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今天命有歸而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卻之明日復請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後議此未晚善長等固以請命具禮儀進

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為文祭告天地于南郊禮

成　上卽皇帝位于郊壇南先是　上祝天如臣可爲生民主伏望是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京師自舊臘來雨雷連日城市陰晦及祭告天宇澄清風和景霽香霧上凝下藹獨露中星焉定有天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　考妣爲皇帝皇后冊妃馬氏爲　皇后世子標爲　皇太子立中書省以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劉基爲御史中丞建南北郊太社稷勅中書省禮官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祭祀以交

於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聞於是相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詔循行頒大明令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於律刑措不難矣惟爾臣庶體予至懷定衛所官軍定將帥將軍之法自京師達郡縣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百一十

二人為百戶毎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統之有事征伐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以行旣旋上所佩將印於朝還第軍各回衛權皆出朝廷不敢有擅調征伐率爲常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友定友定清流人喜遊俠擊斷盜起海上河州判募吏士城守友定以鄉里子弟見判奇之授黃土寨廵檢以功遷清源簿尋遷令陳友諒遣將冦汀武郡友定以總管禦之戰黃土盡獲其部衆遷行省叅政累功至行省平章悉有閩中八郡地閩所使大都道絶友定歲

時遣使繇海道取道登萊入貢元主優詔嘉慰之及是湯和偕永忠禎等候風駛自寧波奄至克福州追擊延平先遣人諭降友定會諸將殺使者誓以死報元我師至與夾水而陣友定戰不利謂諸將曰敵千里遠鬬氣銳愼毋戰戰徒多殺吏士吾壖山塹壍蓄犀器餉士爲持久遂乘城守勒吏士日夜擊刁斗偶立不得休士怨甚而友定疑吏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降者圍十日軍器局大炮聲發我師疑有內應急擊破之友定知事迫與副使謝英輔參政文殊海牙

訣曰公等善爲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劍仰藥飲英輔與達魯花赤白哈麻具冠服北嚮拜自經死友定蘇子海自將樂來就死并執送京師　上詰曰若殺我胡將軍不內使者何友定對不遜命棄市廷瑞等進克興化下汀泉漳潮郡縣及閩溪谷諸砦皆下福建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副之率師由海道取廣東敕諭永忠曰王者之師以順天除暴亂解倒懸下慰民望也兩廣遠在南服民困割據之日久矣定亂安民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巳平中震懾無固志若

遣人宣布威德招徠之必具歸欵不勞師而定且廣東要地惟廣州廣州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郡縣可以次招徠仍與璟合兵取廣西又敕贛州衛指揮陸仲亨率雄韶諸衛軍踰嶺以會師陳州守將左君弼降君弼合肥人少與故守廬州顧助張士誠攻安豐戰敗走廬州相國達圍廬州困跳身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元命守陳州 上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勞師暑月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至於此也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邊

疆與子接壤子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域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也能無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旣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復得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子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決　上乃歸其母於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

汴洛君弼降命爲廣西衛指揮僉事二月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定宗廟時享禮禁胡服胡語胡姓定賦法役法三月彗星見鼎征虜大將軍徐達取東昌路斬將克棣州下安樂州入于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遂定汴梁進攻河南府平章王阿魯溫降分兵取河南諸山寨遂下洛陽克陝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所據思齊部將戰潼關敗之遂入潼關夏四月將軍鄧愈取南陽諸郡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山東州郡新附詔免今年二稅元左丞相

何真自歸真廣州東莞人好讀書擊劍元季棄官
保鄉里爲衆附平羣盜有王成者築砦自守圍之
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奴縛
以來真笑謂成曰君奈何養虎爲患成慙謝奴求
賞真予如數已使人具湯鑊駕轉輪車其上成懼
以爲將烹已也伏乞哀真曰君何恐也已乃縛奴
於車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
毋或有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
妻炊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或有奴縛主者
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 光武待蒼頭

□寇不及也竟歸遂傳檄循惠瀧諸州之地元授
分省左丞嶺表以安或陳符瑞以尉佗事勸之者
斥絶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
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表歸附師至
東莞真率官屬以迎師入廣州僞參政邵宗愚據
三山寨約降而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攻之夜
二鼓發兵抵寨詰旦攻破之獲宗愚及徒黨斬于
市海南北郡縣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英德連州
肇慶進克德慶廣東平真表至召乘傳入朝賜宴
賜金綺甚寵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

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下矣卿保境安民以待有德師臨粤卽先期來歸漢竇融唐李勣奚讓可謂達變者矣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政事改太史院爲司天監五月　上幸汴大將軍達等朝行在　上申命北征曰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中國垂及百年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當以爲戒克城日毋掠擄毋焚蕩毋

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人望以成弔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罰無赦諸將感激拜辭行詔賑恤中原秋七月　上還京右副將軍馮勝守汴梁廣西平先是上命楊璟以兵由湖廣取廣西璟遣將取寳慶而大師攻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固守外求援元平章阿思蘭自全州來援擊敗之祖勝出兵拒戰又敗獲將阿思蘭復以大兵七營勢甚盛璟復擊敗之圍永州分遣周德興張彬取全州道寧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州皆降而永州久不下鄧

祖勝屢戰屢敗已食盡仰藥死指揮胡海洋等踰
城入叅政張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遂克
其城進攻靖江路而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寨據
靖江險要絕其援璟抵靖江軍北關張彬軍南關
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再閱月不下
會征南將永忠亮祖既平廣東來下梧州師至元
尚書欲募兵迎戰無應者而藤州迎降則跳身走
欝林亮祖招討者克平樂府以師會復東門象鼻
山也兒吉尼勢窮慼永將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
夜縋城出見偹言城乏絕人離心可立取狀從賓

賢門人獲也兒吉尼而定將士於攻圍久爲守者所訴欲屠之璟下令嚴戢戰而定百姓安之遂進下柳州招諭兩江溪洞廣東西皆下　上賜詔褒美焉初大將軍既受命北征而彗星見昴遂引兵泝河克歸德許州進拔汴梁　上行幸汴相都建以爲北京　上申命北征時大軍乘勝克陝州抵潼關陝以東皆下矣閏七月大師渡河取衛輝彰德遂下磁州進克臨淸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於臨淸遣顧時浚閘以通舟師已抵直沽獲海舟聯浮梁以濟分水陸軍並河東西而前克通州元

主聞報坐殿上召羣臣問計忽有狐自殿上徑從殿門出走乃大感命淮王居守夜半開建德北門去而大師克燕大將軍封府庫圖籍珍寶令主者守封元宮殿門以兵守宮人妃主置宦寺守以待命禁士卒毋暴掠獨戮其監國而下大尉丞相等十數人而定招撫遠近民大悅蓋於是元亡而是月京師天鳴始設六部官以分理天下庶務八月大赦天下　上詔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元政陵夷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與豪傑共起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欲干戈

所至彊殞弱服大河之北以至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而來軍士勞苦農民罷敝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來之刑亂重典未有以平之供億繁苛未有以舒之朕甚懼焉爰布愽恩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於戲民墜塗炭蕩析離居者十有七年光岳之氣於今始復繼自今各厚爾生保爾家以享太平之福不其偉歟命學士詹同等分行十道訪賢哲隱逸之士　上詔曰向干戈擾攘彊宇未一養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臣大業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

德之賢何隱而不列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刑辟煩重人懷其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矣今天下頗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冬十月詔放元宮人冬置京畿漕運司建大本堂選儒臣教授太子諸王詔給復朔方錮其租詔報四夷君長告即位十有二月大將軍達克大原平陽　元年詔來春行耕籍禮諭廷臣言耕籍古禮也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

成王播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欲國家常裕鬼神常享其務農乎自經喪亂斯禮久廢上無教何勸其來春舉耕籍如儀

洪武二年己酉春正月元日　上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荆楚三吳抵於交廣外薄環海悉皆戡定重念中國本我華夏之君所主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懽然來迎餽粮給軍不辭千里其何忍復勞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兵殘困征歛尤甚其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秦隴等處新附地方是年夏秋二稅並蠲有

司更加存恤以副朕懷已并免大河南至唐鄧光
息民田租已免太平鎮江宣城廣德民田租詔具
田土志中　上敕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延生
民朕起臨濠徑渡大江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
念諸將捐軀戮力開拓土宇有共事而未睹其成
有建功而未食其報者朕甚痛之人誰無死若諸
將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聞亦可謂死而不
朽矣有司其立功臣廟于雞鳴山序封爵歲時祀
焉其國初都先鋒及各翼元帥府都尉陣亡物故
無子孫承襲者給存恤祿養其父母若妻無俾失

所令天下府州縣擇近城廣閑地立義塚聽貧民葬其中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祠號名祭儀二月　上耕籍田　皇后親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詔脩元史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開局纂時李思齊者據全陜未下　上以書諭之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留之歟抑元使至足下不能隱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朕豈以小嫌介意哉昔足下之在秦也兵衆地險雖有張思道孔興憑詐力自守擴廓以兵出没

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業不能規秦中自王矣今中原已全為我有向與足下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而足下欲以孤軍持其間徒傷物命亦成何益乎厚德者胡寧忍此朕度足下不堅守鳳翔必深入沙漠夫沙漠非我族類而從背異又其地不足以為資誠資之使兵威常強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憚胡地寒苦或不樂居何變不有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獨不當深計之乎誠能去夷就華以信相與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其母以小嫌介意思齊得書有降意為麾下所沮王師

至鳳翔率所部奔臨洮大將軍進兵迫之已乃降
詔思齊爲行省右丞不之官食祿京師倭寇南京
僉海州縣詔使祭東海嚴倭夏五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遇春卒于軍癸開
平忠武王八月大將軍克慶陽斬張良臣陝西平
九月以臨濠爲中立府號中都建功臣廟冬十月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十一月日南至祀圜丘奉
仁祖配是歲定內侍諸司官
洪武三年庚戌春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　上親
祠王　陳太后父也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三月

免南畿山東江南北平及浙東民田租湖廣諸洞酋作亂命將軍楊璟帥師討之敕璟曰蠻酋怙險竊發誠恐誅傷士馬必多但擊之令遠去不出擾州縣可也慎毋逐利輕動夏四月封建諸皇子爲王

上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海宇肅淸虜遁沙漠大統克集黎庶靖安方論武功以行爵賞朕聞古帝王適子正儲位羣子疏王爵今朕有子十人卽位初已令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封宜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宜以時定封子桂爲秦王棡爲晉王棣爲燕王橚爲吳王

楨楚王榑齊王榑潭王杞趙王檀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設傅相輔導官大將軍達楲送胡右丞德濟至自軍宥之遣使諭達言將軍不以軍法誅胡將軍楲以來豈欲効衛青不斬蘇建事耶獨不見穰苴之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何以令也胡將軍失律將軍立誅之足以令軍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者也今歸朝廷朝廷必以法議其功過非閫外比彼嘗有守信州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故遣使即軍中諭意將軍毋緣是緩軍法務威克厥愛焉五月詔開科取士

是月也左副將軍文忠右副將軍庸克應昌獲元
主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册寶以來　上詔天下
言朕本農夫樂生元世何庚申之君荒淫昏溺宇
內大亂終不能治此天意也豪傑並起謀奪土疆
圖王霸以行失道而並滅亦天意也朕登一十有四
盤桓避難驅馳行伍者三年觀羣雄無成生民徒
擾乃率衆渡江奉天征討今十有六年矣削平強
暴混一天下庚申君令病沒中書言宜將其孫及
后妃獻俘大廟朕深不忍也其買的里八剌帝王
之後難與庶民及首亂僭號者同其封崇義侯其

眷屬及母后宮給其飲食服用以存元祀其元君子愛猷識理達臘倉卒北奔倘能來歸當法古先令作賓於朝曩有元起沙漠能使胡越一家況自古歷代皆起中國以統四夷有元臣庶豈不自度其有審識天命傾心來歸者不分等類一體擢用於戲君舟民水載覆不常可不畏哉是月夏大旱上親禱山川壇藁席露暴天大雨秋詔諸儒脩大明集禮詔中外庶民家止許用紬絹毋得用金繡錦綺女婦首飾止銀花毋得用金玉珠翠著爲令以楊憲汪廣洋爲中書左右丞憲以刻深好佞尋棄

市改司天監為欽天監謚故元主為順帝封開國功臣是歲禮官言古天子食日舉以樂今天下大定請舉行 上曰古者帝王德隆化洽熈然大和日一舉非過也今天下人民新罹鋒鏑戰爭之苦未甦也將士暴露朕宵旰憂之其敢自謂樂其寢勿舉

洪武四年辛亥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及儀仗守墳人戶餘功臣皆賜給有差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寒乃甚於冬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與苦甚其給蔚朔寧夏

諸邊兵布帛綿省臣對曰守邊士衣襖歲有常給宜無庸更遣　上曰今天寒異常歲故特命加給古人一夫不獲引為巳辜況守邊士尤吾所深念乎其給勿緩是時天下混一惟明昇據巴蜀未平
上祀告于上下神祇命湯和為征西將軍楊璟廖永忠等副之率京衛荆浙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顧時汪興祖等副之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下不可以不討命卿等分道並進勢當必克但師行在律宜肅士卒以懷降附宋王全

弑之事可誡也及陛辭　上密諭傅友德受討而蜀平語具頴國事中夏四月徵山林隱逸之士五月免浙江江西民田租立徐王廟于宿州王　皇后父初　后既正位宮闈追封父爲徐王母爲王夫人以無他繼嗣立廟于京師在大廟東已而上以古典禮無其文命有司即王所居立廟設祠祭署歲時節祠焉秋七月置定遼都指揮使司九月庚戌朔日食禁征海外諸夷時暹羅渤泥三佛日本各遣使入朝貢故也詔天下災異時奏聞十二月開茶市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詔徵江南諸郡民稱大家者造在廷聽訓諭　上
親與語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興衰紀
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復數千百言已刻
爲書摹本分賜之曰教民榜
洪武五年壬子春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禕往詔諭雲
南大師出擊胡取甘肅廣西蠻叛擊定之辰州峒
蠻平夏五月　上下詔言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
時庖廚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之教益所
未備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
以世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和永康朕蒙　皇天

后土眷命　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芥失習聖經況摧強附順居無寧歲故理道未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元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歟命有司教正之如章條具禮儀中賑山東民饑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及水旱蝗郡縣民田租句容民獻嘉瓜抑不受曰草木地產產其地其土之人應之朕何有焉若盡天下時和歲豐則王者之禎也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虎何以用而費飼養爲命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遣令省府臺置銅

匱簿錄時政倣列國史是歲定掖庭局司女官洪武六年癸丑春正月謫汪廣洋爲廣東叅政二月開文華堂於禁中選鄉貢舉人年少質美者入肄業詔儒臣宋濂桂彥良分教之罷科舉命有司察舉賢才先德行後文藝徵孔克表爲翰林脩撰克表溫州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以博學篤行徵命有司上郡國山川險易圖三月遣諸將將兵出備胡防倭夏四月贈謚開國功臣詔求賢才六月免河北旱蝗民田租秋七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陳寧爲御史大夫奪誠意伯基祿基入朝乞留京師

惟庸譖故也八月詔脩大明日曆詔祀三皇建歷代帝王廟九月設六科給事中賜臨濠造作軍衣米諭中書省臣言憂人者當體其心愛人者毋惜其力朕往親軍旅備嘗其疾苦即一膳不忘今臨濠造作軍其加賜衣米如令詔禁四六文辭諭羣臣言唐虞三代時典謨訓誥辭質實不華誠可爲萬世法漢魏間猶近古已益綺儷而古法蕩然唐宋名儒力變之而卒未能近今詔誥章表類襲蹈雕琢使事實爲浮文所蔽朕甚厭之自今凡誥諭務簡古毋用四六文詔脩羣經類要諭脩撰克表

中丞基等言經之不明傳註害之也在辭繁而旨深其取羣經要語以恒言釋釋俾易曉毋繁文親製論語解二章式焉冬十月大明律成閏十一月定紏劾内官法十二月浚開封漕河是歲雲南夷殺我詔諭使待制王禕

洪武七年甲寅春二月丁酉朔日食丁未親祀先師夏四月　上廵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五月大雩秋靖海侯吳禎將廵海捕倭冬十月徙江南民十四萬實鳳陽　上謂大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遭亂人稀少田蕪不治天下繁庶郡國民欲耕

無田其徙民給牛種使勤於耕仍命官監之命功

臣庶子官語具封建志中十一月詔赦輕罪

洪武八年乙卯春正月命賑給天下軍民窮無告者

上詔曰曩天下大亂萬民塗炭甚朕起布衣在位七

年于今念才德疏薄日夕慮上帝臨責反覆以思

軍士爲朕開拓疆宇身膏草野魁然無依而獨

人父母寡妻孤子令不能自存此朕過也民避兵

苦殃者衆念多轉死生者父子離散令失奉養亦

朕過也朕甚自悼天下有司其存養使無失所具

名聞諭中書省臣言往在民間目擊其困踣者常

自厭其生而卒轉死也常惻然于心故誓提師以靖四海今天下一家而民流離失所卽天工何賴其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給衣糧屋舍焉三月上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理義之原朕設置有司頒降條章者欲敦篤教化使民衣豐食足理道暢焉今有給由赴京類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其申敕以違制論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論如律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夏四月致仕贊善大夫誠意伯劉基卒五月市馬西番秋七月己未朔日食免江南湖北旱田租八月京師旱

開登萊河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冬十月
命　皇太子及秦晉諸王講武中都十二月陝西
人獻天書誅之虜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
旺擊敗之進都督僉事仍鎮是年設都指揮使司
洪武九年丙辰春免南京山陝河南福建江西浙江
北平湖廣民田租命中山侯和潁川侯友德出延
安備邊諭之曰邊防古所重邊防重然後中國安
四夷可坐制也今延安地與虜近虜聚散不常防
不嚴卽入入而後防則塞上之民殘矣故常令邊
將嚴爲之備又恐懈命卿等巡行庶有戒心無患

馬夏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以宋濂爲學士承旨秋七月癸丑朔日食蘇松嘉湖大水免田租秋八月擢吳印爲山東左布政使時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直言印及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陳言　上擇可用者施行之印鍾山主僧也有文學　上悅之命畜髮拜官遣官巡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採設陵戶守之冬十月作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定太廟侑享功臣十二月賑江南湖北民置寧夏諸衛

洪武十年丁巳春二月白虹貫日夏四月討吐蕃夏
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初荆蘄災　上聞亟命乾
往賑至是逾年始行賑　上聞之怒曰民饑而上
不恤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德視民死而不
救罪在吏其誅之戒不恤吾民者夏六月命自今
政事啓　皇太子處分然後聞秋七月始遣監察
御史巡按府州縣設通政司八月庚戌改建圜丘
于南郊九月江東浙西大水免民田租冬十月詔
倂省州縣十一月己卯　皇孫允炆生丁亥合祀
天地于奉天殿衛國公鄧愈卒于軍葬寧河武順

王十二月乙巳朔日食是年召汪廣洋復爲右丞相

洪武十一年戊午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祀太社太稷奉 仁祖配給朝參文武官牙牌夏四月上自製皇陵碑封劉繼祖爲義惠侯妻李氏爲義惠夫人以 上微時繼祖推舍地葬 皇考妣且助不給也五月選武臣子入國子監讀書秋八月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民田租蘇松楊台海溢九月有星孛于天弁冬十月大祀殿成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洪武十二年祀春敕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敕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曰高麗龍州民自言邊頑帥衆降未審將軍嘗識其計否人情孰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國者此其詐也況中國始寧當養民惜兵慎毋妄生事開邊隙令外夷藉口傳曰毋納逋逃符至其開諭來者出境三月以樂鳳韶爲國子監祭酒敕曰文廟所以尊先師也因之以建大學以訓君嗣公子故敎學重焉今命爾鳳韶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俾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豈惟於朕治有補庶後賢濟濟焉爾往

欽哉夏四月免北平田租冬十月定致仕官處鄉
黨之禮十二月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暴卒
洪武十三年庚申春正月丞相胡惟庸謀逆及御史
大夫陳寧都督李玉等皆伏誅於是　上召百官
言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立相而天下治安設
丞相自秦始而秦不旋踵漢唐宋因之雖間有賢
相然專權政爲亂者實多其革中書省罷丞相官
不設陞六部爲文正二品官分理天下庶務改大
都督設左右前後中五軍都督府分理軍於是窮
惟庸獄迹端竟治明威行而重典烈用矣夏五月

震謹身殿詔赦天下免天下民田租罷周王府工
役時詔建周王宮殿于開封有司以期日請　上
曰中原民食恃二麥今以九月赴工正播種時過
此則寒冱種不得入土民何以續食吾甚恐小民
之怨咨也敕至即放遣俟農隙興工秋九月置四
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
太廟欽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諸儒王
本李祐龔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惟
秋冬官未備賜坐論道且圖像賜衣後多坐罪廢
遂罷不設冬詔列侯諸將屯田北平練兵遼東安

置前致仕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道卒
洪武十四年辛酉春正月詔征虜大將軍達左右副
將軍和友德北擊胡詔求賢編賦役黃冊三月赦
仍免應天鎮江寧國太平廣德五郡秋粮須五經
四書于北方學校夏五月湖廣五溪蠻作亂四川
諸洞蠻相煽起議將江夏侯周德興自請行　上
老之德興請益力且示矍鑠狀　上乃禡大歲諸
神於龍江曰上帝好生有國者欽承而效之則民
安物阜西南夷自堯舜而來至於今化弗循教征
弗畏威怙崇山深林以爲害今命江夏侯德興充

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充副將軍以討之神其助順摧堅撫順以靖西南諸洞蠻悉平時天下大定四夷百蠻莫不奉職貢惟雲南恃險遠未服戕我信使納逋逃於是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永川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將大軍討之　上諭之曰雲南僻遠其阨塞乃在曲靖宜自永寧先遣別將將軍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繼入入普定據要害乃進兵彼併力曲靖以抗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固在於此曲靖下三將軍以一人提兵應烏撒之師而大軍直搗南中形分勢裂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

雲南既克徑趨大理先聲振必先瓦解可招諭而下也師行　上親餞之龍江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定考察殿最法

洪武十五年壬戌春閏二月彗星見雲南平夏四月

詔天下學通祀孔子免南畿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五月太學成　上親視學謁先師謂禮官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且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于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

春秋仲月通祀之遣使求經明行脩之士秋七月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先是省府州縣各預持空印籍詣戶部査錢粮軍需諸事即錯誤便改天子得之乃大怒以爲欺罔我遂詔逮行省大臣及府州縣官于御史獄獄數百人置諸長吏於死而佐貳攝篆者榜一百戍邊於是令京府部都察院各置簿二扇照省府州編號押印訖外號簿發都布按直隷府州衛主之內號簿并勘合紙各部臺主之諸事當移司府衛奉行者發勘合科塡號紙下之司府衛驗號簿無謬妄乃奉行完覆歲終

奉籍歸部臺聽質著爲令秋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九月葬我　孝慈皇后詔復開科取士設殿閣大學士以劉仲賢吳伯宗宋訥吳沈爲華蓋武英文華殿大學士徵着儒鮑恂余銓張長年全思誠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辭不拜是年設都察院置諫院

洪武十六年癸丑春正月以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二月命魏國公達將列侯北訓士防邊詔復鳳陽徭役視漢豐沛　上諭大學士吳沈言自古昔聖王垂訓立教之大端有三

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言頗散出其以三事類編爲書命之曰精誠錄夏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秋七月遣御史錄囚於諸省八月壬申朔日食冬定祀歷代名臣建滁陽王廟于滁州初令儒學歲貢弟子員

洪武十七年甲子春正月遣魏國公達鎮北平信國公和巡海防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附海上諸城二月更定都定都察院官三月赦頒科舉成式爲定制申州鄉舉選之法令科貢與薦舉並行同知

軍國事大都督曹國公李文忠薨葬岐陽武靖王六月令朝覲官上人民地理圖秋七月盱眙人獻天書伏誅河南大水命駙馬李祺督有司驗戶口賑恤九月處士江寧陳遇卒遣中官賜祭葬鍾山冬閏十月清類天文分野書成是年脩祖陵

洪武十八年乙丑春二月初昏五星金見求直言錄軍國重事大傅魏國公徐達薨葬中山武寧王夏大獄成六部卿至闔部官皆伏死贓至七百萬詞連天下諸官吏擊獄擬死者數萬人覈贓鈔寄借遍天下天下民中家而上大抵皆破於是咸洶洶

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以之爲言　上乃諭右審
刑吳庸等極刑厭天下心而手詔天下致惻怛元
元之意詔略言天道以有餘而補不足人奉天顧
以不足而奉有餘嗚呼罪盈自巳蠹政害民如戶
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闞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
闞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闞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
闞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闞部等贓貪亂政罪巳分
明及其問贓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　朕
爲民設官欲爲民造福顧福民必欲除奸復生奸
甚擾吾民實朕不才所致令詔天下凡我良民憐

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朕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觀俯察而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柰何自詔之後擾吾民者大赦不赦又詔曰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不遑暇食以措安生民柰何內外之臣數用不當罪實在予上天垂戒災于萬姓今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今歲秋粮盡行蠲免後有水旱災傷有司匿不以聞者許耆宿連名申訴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刑秋九月大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輸作城役築漳河堤

舉孝廉

洪武十九年庚午春三月白虹貫日起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積年主文吏舞文法蠹政害民者謫戍邊夏四月河南大水令民有鬻子者代贖六月詔有司養老尊賢報功賑貧恤孤薦士秋七月三辰星見九月詔府州縣旱蝗災者發賑冬十月封何真東莞伯十一月頒大誥三編　上以元末政衰法弛臣民染污俗玩不安職業罹憲章乃倣成周弘大誥之意取當世行事善可法惡可戒者科條訓化之御製序曰朕聞曩古君臣當天下大任閔生

民塗炭立綱陳紀爲民造福當是之時君臣同心志同氣一是以上感皇天后土雨暘時若五穀豐登斯巳遐且久矣育民之功使人感激慕仰於千萬古之下猶如見存嗚呼盛哉元處華夏九十三年華風淪沒彝道頹傾學者專經書記熟爲奇其持心操節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以致愆罪深重棄市之屍未徙而新犯大辟者踵至嗚呼果朕不才而致然歟抑前代汚染而有此歟將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諸司敢有不務公而務私贓貪酷害吾民者窮其原搜罪之斯令出世世守行既又慮

諸條所載未悉天下情僞續爲二編以申其意已

又復序曰上古九州之田官盡井以給民民驗丁

以受田故農無曠夫其井閭之間士夫工技驗能

準業各各知稼穡之艱難故野無曠人蓋四民有

業專務以三獨商不專交易於農隙技故國無侈俗

令朕不才不能申明我中國先王之舊章愚夫愚

婦效習夷風彝倫汨斁是致壽非壽福非福康寧

不臻攸好德鮮矣考終命寡聞朕皇皇宵晝思治

窮源其無乃獷夫多詐上干凶災殃民歟今復出

是誥大播域中使民觀法誡以知懲勸焉復慮天

下良不家喻戶曉也乃着令犯笞杖徒流者有大誥能讀誦者與減等無者加等而天下咸栗然誦習畏法焉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洪武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帥列侯守將北擊虜置兩浙防倭衛所焚錦衣衛刑具夏五月大白經天秋九月置北平行都指揮司於大寧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二月定歷代賢臣從祀帝王廟三月遣大將軍玉將列侯出大寧征虜還有功玉封凉國公東莞伯何真卒　上製文諭祭夏五

月甲戌朔日食東川蠻叛潁國公友德討平之六

月敕武臣撫恤軍士冬十月以庶吉士解縉爲監
察御史十一月丁卯三辰晝見
洪武二十二年己巳春遣潁國公友德將二十四將
分防西南夷夏四月置詹事院徙江南民田淮泗
五月置大寧福餘朶顏三衛于兀良哈語具邊防
中秋八月更定大明律禁武臣預民事九月丙寅
朔日食冬十月徙民墾開曠田
洪武二十三年庚午春正月熒惑入南斗遣晉王燕
王率諸將分道出擊胡夏五月築京城外垣五月
大殺京民之慾望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暴卒初

胡惟庸爲逆辭連相善長　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詣軍門謁曰有天有日矣朕時二十七善長年四十與語多合意自是贊謀畫有功此吾起兵時股肱心腹也吾不忍加罪其勿問惟庸又語侵善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仲亨年七歲孤苦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匿草間求活朕呼之來乃來長育成就以功得侯亦吾初起時股肱吾不忍罪也亦勿問而諸功臣坐胡黨誅夷者甚衆已善長坐他罪削祿至是以星變占爲大臣災於是有上變言善長前黨胡惟庸事有端而善長爲　上

言京民怨逆非事實宜可宥於是　上大怒賜死羣臣惴惴無敢頌言發白其寃者於是學士解縉代虞部郎王國用草疏論白之疏畧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干不軌固天下所共誅幽明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禍幾不測而骨肉難言則惟信臣爲能言之惟　明主爲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　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定天下爲勳臣首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人臣寵榮之分極矣志願巳足誠令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反者揆之事理大謬不

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愛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孰愈於僥倖萬一之富貴乎會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於　陛下則子之親也詎肯舍其子而從姪使善長佐惟庸事成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子尚公主女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雖其病狂宜不爲此況善長既耄更天下之故至孰詎不知天命有在取天下於百戰之爲艱危哉當元之季豪傑欲爲此者何限然皆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卽僅保首領者至鮮此善長所親見也況其年及衰頓精神

意慮鼓舞巳倦偷安苟容則有之豈復有血氣之
強暴足感動其中者夫人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
而後父子之間相挺以求脫禍則有之矣未有平
居晏然都無形迹托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而忽
一旦爲此狂謀者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而
殺人以應之則明明上天其德好生亦豈其意之
所欲哉今不幸失刑臣懇惻爲明之顧　陛下作
戒於將來而已臣至疏賤非不知言出禍隨慾事
連未已羣臣杜口誠恥立　聖明之朝而無忠智
諫諍之士故昧死一言冀　陛下萬有一感悟退

就冎鑊無所恨奏上 上覽竟覈誰爲草者叱實
出縉手釋不問六月選用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秋江南北海溢河決河南九月庚寅朔日食冬十
二月購遺書是年潭王暴卒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春正月築浙東海隄城甘肅潁
國公友德將列侯出塞擊虜三月戊子朔日食夏
四月孛出紫微垣五月勅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
兵臨清六月河決原武入淮秋七月徙富民實京
師八月乙丑遣 皇太子巡陝西 上以金陵終
偏安內欲都關中遣 太子相宅既行 上遣使

諭之曰爾自幼未遠離今廵行陜方渡江而雷雷
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此威震之兆然一旬間天
久陰不雨於占爲陰謀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
衛自防尤重者宜親君子毋昵比小人存仁養性
施德布惠以迓續天祉雷兆未可恃也免其田租
十二月　皇太子還自陜獻相宅圖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春正月河決陽武令死囚輸粟
塞下勑列侯諸將練兵西北邊三月舳艫侯朱壽
率舟師海運夏四月丙子　皇太子薨　上大慟
戊寅廷臣入　上慰　上御東角門諭之曰吾老

太子不奉命也夫大哭而退　太子仁孝京耆老上香咸慟哭　上亦哭諭曰爾念　太子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舍勤生其亟歸毋失時八月庚申葬　懿文皇太子附孝陵東　太子配開平王遇春女先太子薨鄭端簡曉言　皇太子薨以詹徽詹徽者吏尚書也素刻深陷韓國公善長惡解縉皆其力嘗與　皇太子慮囚　太子欲開釋徽文致重法必死之　太子前爭　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徽所執者法也　太子對曰立國以仁爲本　上嘻笑曰吾爲女驟除耳乃女欲遂自爲

帝耶　太子大悖駭不知所出因感疾薨且薨時謂　皇太孫曰殺我者徽也後會讞藍玉獄于廷徽叱令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吾黨也乃併殺徽九月庚寅立　皇孫允炆爲　皇太孫西平侯沐英卒葬黔寧昭靖王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春二月晉王統山西河南兵出塞捕虜三月凉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王狠愎不學莊奴暴民田民訴之御史王軏御史捶之北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時納捶門而入　上積怒至是以謀逆誅是時列侯及部尚書而下臣民坐黨

逆死者數百家於是詔赦天下曰朕荷皇天眷命
削平禍亂今二十有餘年邇年朝臣無忠義者李
善長等險逆構禍伏誅今年藍賊等亂逆族者萬
五千人矣餘已榜赦慮奸頑自危特大誥天下除
已獲在官者外諸未犯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咸
赦宥之命驗封主事瞿善署吏部事尋擢尚書詔
褒異浦江義門鄭氏擢其長子弟濟爲左春坊右
庶子時　上苦天下民多暴狡聞鄭氏世孝謹忠
篤故尊顯風示焉夏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
直言録囚徒秋七月甲辰朔日食再赦胡黨藍黨

十一月擢泰州訓道門克新紹興教授王俊華爲左右賛善時召天下學官入覲　上親詢以州郡政事得失及民所疾苦對多不稱旨獨克新數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面命曰朕所爲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春賑貧民敕列侯諸將巡海防

一令民樹桑棗城東勝夏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法

冬罷岷王宮殿下敕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財力順民情而後爲時可爲而財力未充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今雲南土曠民少軍轉

餉甚勞苦峨府姑爲榡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遂罷役是年穎國公傅友德暴卒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夏禁黥宮刖劓之刑秋八月信國公湯和卒葬東甌襄武王九月免江東五郡民田租詔畧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入建康勵兵秣馬與羣雄角驅㨫旗甲仗諸所供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今天下平定海內寧謐朕老矣思民效勞念無可撫字其盡免今年民田租少蘇前日之勞又詔山東給遼軍裝給山西北平軍需民勞已甚蠲今年租

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春選才問右擢韓觀爲右軍都督同知賜第京師觀韓成子也定外省官三年一覲之制前一年一朝之制始革夏四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六堂師生甄其材送吏部擢用秋八月詔復免應天等五郡民田租九月詔天下致仕武臣赴京師　上燕勞面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凛不自保爾諸將從朕平禍亂效謀宣力勤勞備至朕惟起兵時與卿等皆少壯今老矣久不相見心恒念不忘故召爾等來所賜物薄獨以資養老表余意爾還家其撫教子孫以終

天年諸臣皆感激頓首謝有垂涕者十一月詔翰林院議官民房屋墳塋等第及食祿之家禁例爲稽古定制書頒天下

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正月勅列侯備虜關中二月白虹竟天夏四月令軍民有一材一藝者得自陳效用五月壬子朔日食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練兵備虜覆試禮部貢士考試覆試官皆坐藍胡餘黨極刑時禮部試士中原西北士無與者命覆試下第卷又以不堪文字進御故也責令天下官吏自實贓駙馬都尉歐陽倫賜自盡秋八月河決開封

冬十月熒惑犯南斗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春令勸山東河南民力墾田永不起科夏四月敕燕代遼寧谷五王出北平捕虜閏五月乙酉上崩于西宮辛卯葬孝陵上尊謚曰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上性神武明睿有大畧勤於聽斷未明而朝日昃始罷稍間卽與諸儒講經史論政迨暮還宮仰瞻

乾象雖隆冬盛暑不廢也卽不豫亦自力如平時凡軍民有陳奏無卑賤皆引見而訊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寐思防弭之且節於自奉非宴會郤盛饌

不御諸乘輿服御當範金者易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　上曰朕當身儉約以先天下豈謂費哉自古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始不由小而至大何謂小也一日退朝　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墻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觀游念不忍傷民財力營自奉耳令內侍種蔬其中潞州進人參太原進葡萄酒金華進香米皆止不得貢曰朕不欲以口腹故累人江西行省以陳友亮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餘可知也陳氏窮奢

極侈安得不亡命毀之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漏極機巧二木偶人能按時擊鉦鼓爲節　上覽之太息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可謂不知務矣使移此心以圖治豈當亡哉命碎之蘄州進竹簟　上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蘄州所進竹簟故爲物用但未有命而來獻受之天下皆爭進奇巧勞民傷財始此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獻建宮闕有司具圖上諸雕琢奇麗者輒斥去謂中書省臣曰方堯時茅茨土堦采椽不斲也

可謂極陋然千古稱聖神必歸焉後世競奢後極宮室苑囿之觀顧以覆亡吾今營宮室第取完安毋爲雕巧以獘民新殿成不文繪命博士熊鼎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殿壁列大學衍義書廡間時時臨覽焉有言瑞州文石可用甃者 上曰爾不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乎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不厲民乎言者慚而退謹禮自度對羣臣必正衣冠漢吳滅時躬拜大將以酬勞每訓諭羣下徵古訓亹亹動協典誥爲詔敕填刻即成思如宿搆 上親征所克定者惟僞漢

餘皆以命將然一本廟勝諸將奉威筭出師遠隔
千里機應如神靡不克捷尤嚴　天地郊廟之祀
秉圭夔夔若神陟降洞知乾象以爲古今乾道變
化殃咎在君心也有司奏祥瑞輒抑不受遇灾異
卽震惕危懼若無所容嘗自言朕本農夫深知民
間疾苦又躬履行伍南征北伐備知將士之勞誠
心愛民矜貧弱尤篤至語稼穡艱難往往流涕故
蠲租恤民之詔歲下雖重刑肅下獨施之官司大
姓終不侮貧困雪無告也手敕中書言朔漠多寒
未秋勁風朕戍邊將士特寒苦其北平永平大同

山陝諸官軍稟實裘纊宜早爲之計今已六月比
使至抵所在則草木黃落可授衣矣速發行毋稽
當草創時紀綱教化禮樂文章邊防軍政諸防範
之法咸巍煥可述春秋已高彌勤自敕山陵之制
預營度省約器用陶瓦嘗與侍臣論古今之故剔
釁孽之萌始歸於六端曰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及所爲防制之法甚豫曰木先蠹而後風
拆之體內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猶是矣誠嚴
宮闈之禁不惑聲色使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卽女
寵何自生不暱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

公卿外戚之禍何由作閹寺近習獨職掃除給使令不與朝權不假兵柄則寺人之禍屏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權臣之禍弭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待符而後調豈有跋扈之憂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世世豈當有夷狄之禍哉朕日夕思此至熟欲著書以示後世何如侍臣頓首曰幸甚此陛下厚念念毋及後世子孫臣庶也願著爲典以示將來及　皇明祖訓成　上自序之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其始受命之君蓋當創業初

備嘗艱苦閱天下人情事變之故熟比之生長深
宮之主未諳世務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
甚相遠矣故法行可守恩威加四海而民康朕幼
而孤貧長值兵亂年廿四委身行伍者三年繼而
收攬英傑與羣雄並驅勞心焦思近廿載乃能剪
除強敵大統用集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與羣臣
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自平武昌而來即定
著律令令經十年始克頒行民漸知禁復爲 祖
訓一篇著一代家法大書揭西廡朝夕觀覽以求
至當首尾六年七易稿而定豈非難哉夫俗儒多

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而弄法今令翰林院編輯禮官刻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其毋亂我已成之法哉天地祖宗將孚佑于無窮焉諸

論兵刑大者具邊防刑法中